

明朝典彙

漢書門		九	一	六
類		二〇	三四	四
函		五	架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一	六
類		二〇	三四	四	函
架		冊	號	類	冊

內閣文庫		漢	9205
冊數	64	(13)	
函號	294	39	

十三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淺草文庫

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

臣

袁茂英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

吳國琦

重訂

論道議政

戊戌十二月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

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

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

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甲辰三月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
 仁等在側 上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
 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
 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
 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
 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遽
 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
 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
 其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為之
 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四月 上與起居注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
 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 上曰君臣之間
 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
 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
 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
 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
 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
 可不謹

九月 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
 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



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苻
 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為力夫親履行陣
 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
 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
 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
 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廷臣上疏勸上淵默以怡養神氣上曰汝等所言知
 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
 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

默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乙巳正月 上問詹同日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
 事何如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上曰夫以吳
 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
 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
 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
 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上曰不然太宰
 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
 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
 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

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四月 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仁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對曰然 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蠡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兔高祖則張罝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勅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

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八月 上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詹同日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 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剗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有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

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彝倫曰主上之言誠昭合于前古也

吳元年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上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九月 上諭羣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賴陽者專爲苛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僧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爲

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十一月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從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黜墜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洪武元年正月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

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感。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

閏七月，上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慾，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

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留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歿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瀆至於此，安得不亡？

上謂丞相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

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以爲當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二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

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亾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上謂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亾鑑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

三月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及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典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暮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三年七月詔於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為法

四年六月 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日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補至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鼂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

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灰亾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灰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五年十一月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

國朝典彙卷之二十四 論道議政
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命宋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讐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讒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離席頓首

願 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謂詹同日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亾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九年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水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

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出而作闈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

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着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十年五月 上諭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上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舜何爲曰耄期倦於勤禹何以惜寸陰文

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且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十二年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於民猶心于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命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

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若惑於儉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

八月 上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待詔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

者父子而異貴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論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

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怠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人君之量

十四年十一月蘇州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
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蓋人
主之心當以愛物爲至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
在得人不專恃法令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十五年七月 上謂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
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
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
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
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
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
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十六年二月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
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
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
恩有乖建親諛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
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闔豎
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
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

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
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
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而不純陛下革胡元
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
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論萬方
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
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
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
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

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
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
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
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
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
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不可不慎
十七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于治
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
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

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七月 上御東閣待詔朱善等待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河南史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於近俗者當計遠慮苟泥古而通今泥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十一月上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
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入朕觀唐虞
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
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贊善董
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上曰責難
不入于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
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八年二月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
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
之自代邸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
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
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歿竇廣國賢欲相之
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
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
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上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
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
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
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三月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
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
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九月天上御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
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
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
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
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
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

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
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
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
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
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
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之福
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
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
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國朝典彙卷三十四 論道論理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
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
其自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
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
人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史扁不施藥石
疾不自瘳匠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
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上又論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
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

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
從樸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十九年正月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
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
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
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輿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
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
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二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

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八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二十年八月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二十一年三月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鉄之

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儉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汝謂南方風氣柔弱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服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縉
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
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變君
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
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
者遠夫何難去哉

六月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
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
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禦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二十三年十一月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上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
此亦知爲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
往今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爲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
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
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二十四年二月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
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
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
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

下之人無賢不肖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
帝詒謀若此誠未盡善

三月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
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
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
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
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
功其可忽乎

五月 上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
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
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
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
阿比以爲同毋矯詐以爲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二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劉三
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
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
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
於天何預

二十五年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
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

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論

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

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

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六月 上燕閒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

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上又嘗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于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于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倖敢不盡心

上嘗論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爾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

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于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上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二十九年正月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論道論政
盤游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
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
亾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
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
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
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生成憲此皆老成之
言後世嗣君改易祖法至於國敝民叛而喪其社稷者
有之矣可不以爲戒

二年 上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

以傳子孫昨有憮人爲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
朕已斥之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發生息之時乃嚴法
爲治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
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
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
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
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勅論文武群臣曰天下雖安民未蘇息而郡縣豪猾

國朝典彙卷二十四 論道諸政
遇其征徭因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
政務祛除民蠹毋橫斂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
課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憫念元
元之意

六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
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爲濫官發以朕論
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
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上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卽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
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計議
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
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八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曰天運 上
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
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
後不遇桀紂未遽亾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
德保民亦未遽亾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荒淫無
度安得不亾

四年正月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

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七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閏七月召武周文爲學士 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

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虚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 上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上問侍讀胡廣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

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上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侍臣請曰聖躬勤勞請少息上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卽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爲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五年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

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九年二月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欵側將墜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

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謂大學士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恒存此心聞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宣德元年 上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爲鄰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剋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凌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恥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歿於秦檜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

有外夷之禍者

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亾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六月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上曰易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

人君大有爲以成叅贊之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爲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粹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無隱

三年八月 上燕間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解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原吉等頓首曰

塞

幸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上謂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斷耳

九月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昨觀宋太祖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

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怕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十月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堯協和萬邦本于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蓋

帝王之治皆自親親始

三年七月上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積德累仁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烝民克紹先業秦自孝公據崤函以窺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滅六國專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四年二月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策傳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四月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

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十一月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曠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亾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

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

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五年三月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

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

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

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

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敝俗申

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上宴間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

人除暴安民功加於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六月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上曰古人爲治之道大概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順乎天時上曰爲治之道敬天勤民爲本堯 曆象曰

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爲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修舉則漸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修人事耳

九月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謂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與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久長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

興

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六年九月 上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高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非漢高比也其論蕭何曹叅王陵陳平周勃後皆如所言太宗遺命李世勣最爲失當漢高優矣自古人君知人爲難信哉

七年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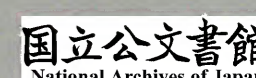
五月 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亾柄用小人之過也

七月 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

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年七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九年三月。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



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九月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榮輩侍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

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聖諭

嘉靖六年二月上觀宋儒朱熹著南劔州尤溪學明倫堂銘有得述一篇內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相交爲友亦有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宇受學于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爲少保桂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楊

一清因言喬宇不聽臣言湛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桂華能持正論且聞萼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上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殊途桂華桂萼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揚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檢讀依卿言朕將原稿更之

九年三月_上諭大學士張璉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每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用以識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賜卿卿於輔贊政機暇時爲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此朕賜書意也璉疏謝因言臣嘗稽二典三謨以

至於大學綱領條目其道一以貫之若思其要只在絜矩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令示儉約省冗費蠲租稅發倉廩以賑貸然猶頻年四方告凶百姓流移失所以至于父子相食有人心者所不忍聞夫上有明德愛民之君而下無輔理成化之臣臣宜首被誅斥而顧賚賞有加臣無任媿懼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典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恩陳謝敢併及焉上曰閱卿疏朕當勉之

終

國朝典彙卷二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 重訂

朝端大政 一十五

經筵日講

吳元年初創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

及定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御前講說經史無

定日亦無定所尋設華蓋文華武英等殿說書以儒士

沈德輩為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

殿說書官

命許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
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
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
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
是告武王為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
天道然豈特為人上當勉之為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
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
戴良童翼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
講經史敷陳治道

洪武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大
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
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
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
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
門論黃石公三略其口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
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
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覽而說之令左右大書兩廡之壁時踰觀之

十六年六月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 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卞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 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有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

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十八年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講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我之累矣

九月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

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論

二十年五月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未至耳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二十八年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建文元年二月以侍講方孝孺爲學士同董倫侍經筵備顧問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大學講義 上稱善曰先儒
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
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
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
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勿用
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論縉曰
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
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
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
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
然無事

四年 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人知
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道
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唯在
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
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宣德二年三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
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



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
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上聞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
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
形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
則枝葉茂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十月儒臣進講易觀大象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
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
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
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

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後
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
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
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
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
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
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三年二月講官進講舜典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
君臣爲治之道不出乎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
時天道以明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

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
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
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
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官對曰明良相
遇故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天生聖人爲後世法孔子
刪詩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
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
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
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

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
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
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
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六年三月 上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
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
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
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
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聖
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經筵講官
九年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震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正統元年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倫曹鼐竝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三月少傅楊榮進講堯典克明峻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宴於禮部

十一年修撰商輅經筵侍班 上廉知其 諭學士曹鼐曰商輅着展書宜選一人與輅爲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編修陳文乃允未逾月復諭鼐曰商輅陳文着講書

十二年二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祕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景泰元年正月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論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一講官嘗拾以遺按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景陵

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天順八年八月 憲宗御經筵以會昌侯孫繼宗大學士李賢知經筵事侍郎陳文彭時同知經筵事學士劉定之等兼經筵官

禮科給事中張寧請經筵講大學衍義從之

成化三年洗馬楊守陳充經筵講官進講武成篇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閣樂之禍高居無爲惟對嬖艷

者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憂
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危利災以逸居逸以故危
亾時中官梁方及昭德萬妃有寵故守陳及之

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已聞父
喪 上命卽其家賜之

有樂舞生李希安積官加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經筵
侍班爲科道所劾得旨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
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旣非儒流可罷侍班
十四年十二月 上御經筵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
弘治元年二月少詹楊守陳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

曰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
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
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勿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
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
必求明悟不憚咨詢午朝政事口奏略節而領裁斷其
有軍國重務卽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事彈駁
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
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
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司
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 上是之

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陳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守陳發之也三月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次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以後屢賜桃杏梨藕等果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云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

七月文華殿進講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鞞袍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時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楨短小每進講上俯几聽之

五年二月諭德王華進勸學疏其略謂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乃有間歟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

六年閏五月侍講學士李東陽言講官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旣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時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觀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 先帝臨朝
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卽如大學士陳文
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
劾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得糾劾以仰成 陛
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上從之

七年七月南京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
劉戩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
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特以諷
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時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鏊講畢出召李廣
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四月二日當會講以享太廟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
雨又改四日

十七年九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令李榮來說日
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
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
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
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

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

十八年三月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

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

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蒞勅

正德二年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諫語是

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旣罷上謂劉瑾曰經

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

去遂以廷和爲南戶部忠禮部各侍郎

八年四月修撰何瑋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十六年十月世宗詔免經筵日講輔臣楊廷和等奏曰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皇上

踐祚之初日御經筵在廷群臣皆欣然相慶以爲復見

太平氣象行之未久忽爾傳免一暴十寒古人所戒雖先朝於隆冬大寒之時亦暫免今孟冬寒未甚仍乞日御經筵庶聖學緝熙而德政修舉得旨明年二月行十二月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官講皇明祖訓仍取一本命內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置之便殿朝夕省覽以內閣見有真解陸續進呈

嘉靖元年二月經筵御史馬紀請如國初制設起居注官使隨時紀載以便纂修

六月楊廷和言五月二十二日經筵甫畢傳旨併日講暫免臣等官叨輔弼略不與聞心實不安人主一心關係甚重聲色貨利一動於中卽妨政事乞官中無事不廢詩書以養此心上曰善

編修湛若水見上以暑月撤經筵上疏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且曰願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卽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儆畏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上嘉納之給事中安磐等奏仁宗忌日適值經筵衣緋賜宴輟講

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日上下其議禮部言經筵禮儀其日累朝未之有改考之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專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禮經未載伏聞孝宗在位遇憲宗忌辰仍御經筵凡侍班等官俱衣青絲花樣賜宴宜做此行上特旨暫免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以納進講之言奏未竟上曰已知柟俯伏不及承旨已而上疏請罪命姑宥之

十一月大學士王鏊以存問上疏云經筵最爲盛典然一歲中風雨寒暑停歇頗多上下未見親密若日講則親然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未嘗獻似涉文具高皇甫定天下卽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講論仁宗設弘文館召文臣入直孝宗講筵外復玩太極西銘等書陛下春秋鼎盛乞復弘文館舊事妙選文臣更番入直命一大臣領之如楊溥例萬機暇從容經史政事有疑則問有見必陳奏上嘉納之

二年給事中安磐以旱災請御經筵咨輔弼報可癸亥御經筵次日日講時久旱禮臣請止齋醮省浮費

四年給事中鄭一鵬疏上經筵三事一言起復尚書羅欽
 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調修撰呂柟皆有行誼通經術可
 侍講幄一言上心有疑無恥下問宮中所覽書史併
 賜延訪且無諱亂亾以存鑒戒一言功貴有恒昔敬
 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暫輟今率十月而輟時未甚
 寒願少留聖心章下所司
 五年時上御經筵大學士費宏不至張璁遂劾宏倨慢
 不敬因言宏用優人張仁出入私第關通賄賂又縱懋
 賢懋良狎暱娼優又言在正德時劾注試錄傾陷僚友
 極其醜詆士上置不問

六年二月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者出班請罪得
 面宥之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經筵乃聖主講學親
 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
 退而具疏請免其面奏詔從之
 命詹事方獻夫霍韜俱充經筵日講官韜自以南人語音
 多譌辭免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叙略直講以進
 上嘉其忠蓋許之命經筵如故
 四月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疑卜兆與蔡傳異上問輔
 臣楊一清對蔡以驛為金克為土鼎臣以驛為土克為
 金五行序金木水火土五事序視聽貌言思庶徵序兩



賜燠寒風思通士風亦土則克亦土驛居四地四屬金
克居五位五生土 聖諭以五行概五事皆以土終之
足破講官之疑矣

六月論內閣命講官詞臣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有關君
德治道錄之以聞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博難於研
究將大學衍義日輪一員進講叅舉時務治平之要
上曰逐日進講恐不能遍五日一講寒暑無間可也一
清請三 八日輪講詔一清免侍班賈詠等日輪一員進
講如召問則不在此例一清等復言進講大學衍義以
五月十三日爲始一如日講於 御案上背講切近

天顏恐汗氣薰瀆合無於地屏下設一小案照經筵例
令講官看講 上從之已乃命侍郎溫仁和桂萼張璠
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縉祭酒嚴嵩庶子穆孔暉諭德
顧鼎臣張璧許成名洗馬張潮贊善謝丕更直進講是
日講畢命工重刊大學衍義親製序文冠首御製五言

古詩一章示一清

詳御製

吏部侍郎董玘侍講讀進退不如儀 上命內閣諭旨玘
惶懼加慎數日 上復謂內閣曰玘自承諭後二三日
間似加恭謹身容退讓已知有改其令安心供職如故
玘疏謝 上曰爾職司講讀位列大臣豈宜失恭讓之

節朕未忍斥言特諭內閣傳示爾當欽體朕意勉修職業以副任用

十月日講畢日今論語又越一篇以曾子將死之言也死何必諱照仍寫來

十一月以霍韜爲詹事兼經筵韜言臣辭日講欲撰述今古治亂以助聖學今尚未完仍辭新命以終初志

七年二月上御經筵以大學士楊一清侍班咳嗽命今後凡遇日講免入侍經筵日如小疾亦免若有召問不在此例

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謂河圖洛書萬世文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以明斯道之本原一謂孔門授受專在治情後儒倡爲靜坐養性之說言愈多而義愈晦目今講筵顧問請無及此一謂各經注疏互有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於師說反略聖經一謂進講經書務明大旨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然後有益於治上嘉納之

祭酒陸深言臣昨以越禮幸皇上不加譴責俯賜慰詞是誘臣使言也請盡言之夫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於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於大義深有所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已見

因以觀臣等淺深更請自訓詁衍釋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裨聖學上曰深夸詐險惡敢於欺罔茲疏首獻諛詞豈人臣謹忠事君之道且其進講已三語悖謬諂美大臣意在行私吏部叅究以聞已吏部言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遂謫延平府同知

四月上御經筵左庶子盛端明講孟子詞氣迫促侍班給事中劉世揚等糾奏之上曰講官須慎選以充如

端明者誠無益也令吏部別用遂調南京尚寶司卿

八月祭酒魏校經筵進講書經罪疑惟輕章上批曰桂

萼薦拔善解經義朕昨觀其講章竝未有過人者且其前後率多諛詞難居近侍着吏部調南京用校本以大理少卿改祭酒至是改太常少卿

十月講官劉龍進孟子至誠章上批云龍於至誠能動乃云邇者黃河清是至誠之驗未免近諛但其末云謙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句却好又倫以訓進論語陽膚章上批云以訓講哀矜云是慈悲憐憫夫慈悲二字是釋氏之教也朕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所習者孔孟之學也非釋氏之教也

九年除夕上親製聞講詩御書賜夏言先是言講中庸

至聖至誠章致望於上故有是賜
上御文華殿西室論大學士張璠卿可示尊鑿時縉鼎臣
誥孔暉等數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講解之尤要交修
之實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
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
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十年吏部左侍郎徐縉詹事顧鼎臣左庶子穆孔暉失誤
日講各疏引罪詔切責宥之獨孔暉以是日輪講調爲
南京尚寶司卿既而給事中葉紅疏留孔暉不聽

八月西苑幽風亭落成上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

鑿坐講時進講書無逸篇鑿進講詩幽風七月之章講
宮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選無逸幽風講章進覽
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皆侍講畢上復御幽風亭
賜輔臣勛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勛等奏謝上
曰朕以無逸殿幽風亭雖觀耕之所亦勤學所寓昨舉
落成之禮因命輔臣進講賜卿等協心匡輔以躋太和
禮部侍郎嚴嵩進幽風七月詩講章湛若水進尚書無逸
篇講章及君臣同遊雅詩太常少卿張鶚上白鵲辨
上嘉其忠愛命以講章及白鵲辨留覽詩付史館
十月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以訓

等皆侍從經筵日講特命賜和

十一年講官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既退上諭輔臣李時等曰講官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醇厚博大之體者云何卿等以朕意問之有可補採時宜者令條列以對於是惠疏言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採木燒磚大爲川廣蘇杭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宜勅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於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謂鹽法阻壞諸邊積貯空虚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輸邊糧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虚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

經久之計維藩疏言今者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講張爲變通安靜爲迂腐嚴急爲才幹寬厚爲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爲恥如此則俗薄而政龐非細故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乞於各衙門條陳之言擇其籌慮深長事可經久者方賜施行毋徇操切之論求人過甚立法太嚴庶幾養成醇厚之俗且復庶吉士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例以疏壅滯上各報聞二臣頗有所指切上亦不罪也

十二年五月講官廖道南輪講論語高宗諒陰以下三章時汪鉉拜冢宰懇祈張孚敬改題以其有君薨句也道

南執不改孚敬卽上揭 上批云舊者徐縉講孟敬子
撤去二節人之將來不講夫人生人道之常何講之有
如卿等言則忠讜之論何由得聞還着照舊講

七月 上視朝畢御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講官顧鼎臣疾
不至大學士張孚敬等上疏請罪因言臣等入班時見
鼎臣不至遂令學士廖道南代講道南以當捧勅辭又
屬學士蔡昂昂亦固推夫進講係朝廷重事又學士本
職舊規講官不到者除日講不能代其餘俱可代講今
鼎臣該日失悞進講朝廷自有處分道南昂互相推避
亦宜併治詔鼎臣姑奪俸半年道南昂各降一級諫外

任道南判徽州昂判潮州

十三年三月 上祀帝社稷至壇門顧講官曰五人也何
止於三耶命司禮官覈名以聞張孚敬曰道南昂外出
未補宜以祭酒王燾補之 上以待從乏人命道南昂
仍復原官勿更推

十六年給事中沈瀚言文華殿修飭將完秋氣漸爽請
上時御經筵日令儒臣進講商確治道 上以瀚有所
欲言何待經筵責令對狀瀚具疏伏罪詔降調外任用
謫浙江布政司照磨

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王治請定朝講之禮謂經筵有禮

日講有儀梓宮雖未行禮儀宜預定

四月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事聖容和悅禮部尚書高儀奏山陵已畢經講宜舉 上嘉納之

五月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知經筵事大學士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同知經筵事

六月給事中何起鳴張鹵言 皇上邇來視朝太晏講讀暫行輔弼卿佐既未有召對之期諸司庶僚日疎於堂陛之隔非所以隆聖治光新政也請自視朝之時必以日出爲度經筵雖以盛暑暫輟尤宜做先朝故事仍御日講卽以軍國大事與輔臣面計處斷并召見六卿科

道咨訪政務疏下禮部覆請施行而御史鍾繼英亦請於輟講之期命內閣儒臣撰講章進呈上於宮中檢閱以資聖學疏上俱報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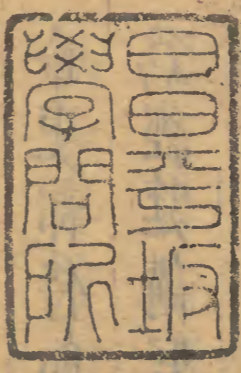
八月司禮監傳旨暫止經講王治諫不聽

十月 上日講畢問大學士徐階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於是給事中魏時亮上言比者陛下因閱御史奏而憂及虜寇又於日講之後問輔臣以石州事此二事仰見我 皇上之加意勤政乃安攘之大本也願益推此心遠法帝舜之無怠無荒近法 孝皇之詔問大臣司馬強兵司徒足食宗伯教民以禮令親上

成長而冢宰揀拔真才以任羣治如古六卿之職而
陛下獨以神運之則順治威嚴而虜患不足平矣給事
中吳時來亦言聖情留意邊防如此虜已在目中更望
歷召吏戶兵三部問以督撫得人若何錢糧接濟若何
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永保無虞 上皆嘉納之
司禮監傳旨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言故事弘治
元年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講嘉靖元年於十一
月二十五日輟經筵卽今天道尚未嚴寒視前日期似
爲太早宜以聖學爲重 祖宗爲法給事中魏時亮等
御史王如問等疏請如閣臣言俱以有旨報罷

二年正月石星請講聖學經筵屢請未見舉行伏乞俞允
命吏部侍郎林濂爲日講官祭酒王希烈編修王錫爵
爲經筵講官趙貞吉侍講時年六十議論侃侃及遷南
禮部以林濂代詔濂調南京貞吉還添註協詹事府
給事中查鐸上言近奉 聖諭春仲九日日講十有二日
御經筵是日偶以風雨停止繼是二次又皆以他故停
止暴少寒多非日就月將之義臣惟帝王之學與韋布
不同得旨趣則嗜好自篤循故套則厭教易生今者講
臣進講未及移時輔臣屏息侍左右 皇上肅然而臨
儼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勞未獲開悟之益不過視爲故

常循往跡而舉行之耳宋儒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殆
是之謂也臣願諸臣之進講者務求開導之意而不徒
束縛于禮節皇上聽講之際亦務求體見驗之實效
而不徒取具於彌文如其義未了然時賜清問輔臣從
而發明之則意趣可得而欲罷不能自茲始矣給事中
周詩亦以為言皇上俱報聞



享和獎文

